# 劉氏鴻書

第九十八卷

紀麗部一

兵畧

大旱　蝗災　歲饑

#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八

明　宣城　劉仲達纂輯
太史　湯賓尹刪正

紀麗部乙

兵略

有夏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管子

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爬者是其子戟

也簦笠者是其兜鍪也鎌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者是鉦鼓也（太平御覽）

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戰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横相去

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谷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太公六韜

武王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柰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

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

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閒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管壘糧食財用出入 六韜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

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左傳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經濟類編

唐太宗問李衛公曰卿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宋武以往亡起兵曰我往彼亡必克之尉繚子曰黃帝以德守之以刑罰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 唐典

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侯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遂老躄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縱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

實因留宿軍中且俱至李德所謝譚賓錄

郭威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悟從焉五代書

孫子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十三篇

用兵之說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缺窮寇勿迫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武經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罷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各豪傑當待之以

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鶴林玉露

軍讖曰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

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
禮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故良餌之下有懸魚重
賞之下有勇夫 卓政錄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
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
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
分境内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
閫於長沙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
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

乃足以抗敵約日取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　宋史

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冊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釆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爲

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
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
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
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
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
閩吳皆金陵之門庭簷藏云爾○欲聯屬兩京以制天
下於揚州臨清徐州設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
中則濟寧為之要轄其聯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揚為
之要轄臨為梁冀青兖之會揚為江淮汴海之交徐為
梁冀青兖江淮汴海之限○虎牢關潼關誠為險塹能

以寡過衆然貼隣大河若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大同城壘貨所聚力商命存且藩殿森立守勢益奮故韃虜屢圍不能破冀越通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多草木魚鮮之利俱棄與朶顔三衛隔絶東西增費堡戍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遠關截守原是本等形勢不知當時何以分爲二城○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壖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古豪傑有取焉然非宅中圖外之地其水要不如武昌其險要不如襄陽其路要不如荊州東漫廬安則退

無歸東中阻江湖則江西不爲用肘腋之務殊非所以成大此陳友諒所以得筭之少○大勢無襄陽則荆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得以奠枕 冀越通

國初兵制在内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隷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設一行都司爲五内外衛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

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人小旗十人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本朝之兵制也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小無少弛軍伍不無空缺朝廷非不時加淸勾法司亦謫有罪者爲戍而終不能復國初之舊矧老弱坐食甲兵朽鈍驅之禦敵無足當衝如昔年達虜屢犯畿輔倭寇深入淮揚有能鼓衆攖鋒而與之一角者乎及調發外兵必至騷動是養兵適困於兵矣且驕悍悖逆有事調發適足以增內顧之憂加昔年大同撫臣失於撫馭南京給糧稍不如期輒敢

羣起而譟呼殺大臣而辱主帥邇年浙江亦有兵變豈非紀綱之大壞者乎後雖殲彼渠魁撫安如故而體統已壞是制兵反以制於兵矣馬端臨曰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爲用今日兼有其弊矣議者謂朝廷法綱嚴密於廟堂而恩威闊畧於邊境欲求諸邊之激勸不可得也故主帥法令廢弛徒爲玩愒偷安之計撫臣因循待遷初無久安長治之策此兵務之所以日隳軍威之所以不振士卒之所以無禁外患之所以歲有也當事者可不爲之所哉大都我朝兵制有虛名而無實用徒煩民而無能衛民蓋祖宗立法衛

軍臨陣殺傷數多者往往將坐失律以故軍丁藉是皆坐食而不習武弱者安於偷惰而不堪用强者敢於驕悍而不爲用則歲給糗粮徒費民之常供而已且役之兌粮則勒增暴横不可名狀諺云軍强民弱豈虛語哉第兌粮則强遇敵則弱胡强弱不侔如是安得雄才爲國之臣抑其驕悍之氣振其偷惰之習俾卒伍樂於習武而臨敵足以制勝乎昔武宗南幸留都司馬喬公宇先期訓練卒伍坐消江彬不軌之謀孰謂兵果無用皆冗食哉顧制馭何如耳 滴露漫錄

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

下是故劓刖椓黥蚩尤始也唐虞遵之收孥赤族秦法也漢魏以來遵之漸而五刑九刑其屬三千律令三百五十九章至死罪決事萬三千四百七十二間有輕刑恤民之主而無將明廣宣之臣曷繇刑錯而兵寢與

## 荒略

黃帝問師曠知歲之苦樂善惡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苦苦草先生歲欲惡惡草先生歲欲旱旱草先生歲欲雨雨草先生歲欲疫病草先生歲欲流流草先生甘草薺也苦草葶藶也惡草水藻也旱草蒺藜也雨草藕也病草艾也流草蓬草也 草木子

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
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
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
不祠此大祲之禮也 墨子

凡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
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 王制記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

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禍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瀐江

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强兵强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强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而作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管子

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蕊兮余無所

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已粗則有已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則諾 左傳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 抱朴子

魏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平糴者必視歲有上

中下熟大熟則糴二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

武江綱目　當秦之覆敗時於時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氏子獨爲倉窖貯粟後穀食萬錢於焉金玉寶貨盡歸任氏 獨異志

晉主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取數種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 嘉謨錄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二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閱

堯湯之時三年耕餘一年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兎園策注

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史抄

唐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既奏謐等遂不行蠡海集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

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明皇乃從之盧懷愼曰殺蝗太多恐傷天和崇曰昔楚莊呑蛭而疾愈叔敖殺蛇而福來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大唐新語

唐憲宗四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南兩浙荆湖襄鄧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乙疋皆籍其數唯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勿効潘孟陽殫財酣飲遊山寺而已山堂肆考

唐景隆八年鄭州三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有大蛇約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所射之俄而暴龍驟雨漂溺數百家五行志

時天大旱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譔之昔歲嘗然農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爲天旱蹇陽四凶下土祇敬惟六七歲黎民不饑曷爲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厲曷爲人旱邦饑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唐文粹

貞觀時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勅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唐紀

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十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綱鑑

唐德宗時或言韓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脩城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上曰外議洶洶卿不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騰沸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匪私於滉乃爲朝廷計也方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亟下臣章以解朝之惑面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皐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

糧宜速致之臯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游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慚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唯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朝貢無虛月朝廷頼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史綱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爲

土墍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旣作食盡樵絶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塹爲麋毁木爲薪以免隴右有富人豫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又閣皂山一寺僧甚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墍爲墻後遇大饑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墍以度凶歲國憲家猷

海匱乃荆州北險築引水作三海綿亘數百里又爲八匱蓄泄水勢今盡占爲民田非惟失荆州之險其地十年六七澇苦於無所瀉潴輿地紀

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圩故堤峻薄遇衝決則水

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爲患知府陳瓘後築堤廣厚加舊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時蓄泄民至今賴之 國憲家猷

元順帝時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

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名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經濟類編

劉氏鴻書卷九十八終

第九十九卷

紀麗部二

訓身



訓家

卷九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 紀麗部二

## 訓身

朔聖眞君云今日明日可惜可惜大限到來有何功力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墨十方諸聖點頭時此是學人眞個得脉望

魯語云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而後即安國語

朝而趨市駢肩相摩暮而過市掉臂不顧非朝貪而暮廉朝有所求而暮無所求也戰國策

昔武王問五帝之誡於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誡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磨兜堅愼勿言故孔子於易傳著愼言者十二於論語著愼言者十五於戴禮著愼言者八亦既惓惓矣老氏猶譏之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嘻危哉筆談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躶國而解下裳墨子見

荆王而文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所好也 劉子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 列子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郤曰寓諸庸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眞西山論菜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士大夫知咬菜根則必盡職分之所當爲而周恤

民隱百姓何愁無飯喫見聞搜玉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之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藏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已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長水日抄

寒詹積雨抖搜無悰得書而讀之昏眼為拭天祥落落白雲間一疇春綠白飯吾饋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褒惜所蒙吾言過矣文文山帖

邵康節常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宋儒朱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法曰凡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

超然居士曰用人如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靜重如

須彌深廣如大海無住如虛空隨順如流水榮辱如空花宛親如夢幻 善誘文

東逝之長波西垂之淺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裡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月之電光

隨時不是隨俗令人錯認以隨俗爲隨時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便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有語曰隨你是天下第一好人必有一篇不好文字送歸林下隨你是天下第一不好人必有一篇好文字送

歸地下此語千古墮淚 長者言

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猱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猱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猱猱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是乎寧獨一倡哉 申瑶泉猱說

訓家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爲累亦已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其骨肉豈有如此而望福於天乎顏氏家訓

丘寺丞訓誡一日之計乞丐卜祝一月之計童行奴僕一時之計管絃歌曲一年之計牛馬駒犢五年之計桑棗材木七年之計文章修讀十年之計進取官祿三十年之計養生謹獨五十年之計行氣絕穀七十年之計布惠修福百年之計無營無欲千萬年之計爲金爲玉

殺人者死法也庸醫殺人不死猛將殺人不死酷吏殺人不死法在乎又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事情之顛倒如此　樵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蘇與詩曰一女不得織萬方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　文海披沙

司馬徽戒子闕汝充役室人懸磬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安貧帖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之謝晦

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偘之敗其叔知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婿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主父偃蔡京之敗則已亦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以晚妻妖淫敗道而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刺扁鵲善醫而卒以醫亡身郗雍善覘盜而卒身死盜手黃公以赤刀制虎而卒爲虎所食費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爲鬼所殺

陳瑄以狎致位而卒以狎悖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爲龍所掀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語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愼文海披沙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更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此亦消長之理有識者毋然怨尤讕言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草木子

東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

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趺坐不横股何也其孫女方七
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鶴林玉露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
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
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
問津名利之强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
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
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
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
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韜而藏如蚕作繭其

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啣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清夜思之不覺悚矣

今之州縣吏多行不恤之政算來只虧得兩家上焉虧得官家下焉虧得農家 類纂

戒飲者曰吃酒二升糴麥半斗磨麪五斤可飽十口又曰買肉一斤值米五升一日之計可活五人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迴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為身計二

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爲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爲死計中間擾擾營營或追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擾内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爲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鶩而不止臧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白醉瑣言

有福有智能勤能儉創家者也有福有智不勤不儉享成者也無福無智不勤不儉敗家者也 經鉏堂

縉紳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

隷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
俊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
醜婦荆公之蹇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前哲無非
燕儀凡爾君子何莫由斯林居漫稿

劉氏鴻書九十九終

第一百卷

紀麗部 三

養德



養生

劉氏鴻書卷之一百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麗部三

養德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惟賢者爲不然荀子

華封以壽富多男子祝堯堯皆辭之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莊子

孔子觀周見太廟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謂何傷禍之門也 綱目

陸士龍輩以洪筆為鉏耒紙札為良田玄默為稼穡義理為豐年談論為英華忠恕為寶珍文章錦繡蘊藻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

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

幸得脫遂自此不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撫
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烹煎也非有所覬但已親
經患難不異雞鶩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
之類受無量怖苦耳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達生錄
宋泗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璧及第還離
家十里許見亡妻在路傍哀告甚切云在生殺害物命
每以酒醉蟹恣意食啖自死之後准閻摩天子勅驅入
蟹山羣蟹鉗其眼目遍身流血晝夜受苦又生前不合
吐酒餘殘飲剩盞脚陰司積聚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
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苦再准王勅差

獄吏監奴賣酒以侯無常鬼追到亡魂俱勒來買却就奴身上剜血應買升合務補填原數足日別受地獄今聞夫主榮歸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乞將奴房奩變賣爲寫得七卷可拔地獄之苦璧諾之到家卽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兩卷一日爲妻展墓忽見一老翁自稱山神汝妻承寫經功德上升天界地下不復見矣　問羊集

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世多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黿未幾死而還魂云爲黿訴於陰府力自辯黿數敗埽以其職殺之

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爲眞人韓氏家傳載其事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黿猶能訴而況人乎

避暑録話

宋梅公摯官嶺表著瘴說其略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能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不知而歸咎土瘴不亦謬乎

簷曝偶談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剪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生詮

悲則兩淚辛則兩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之所欲氣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爲此正必爲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誠憤怒得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内守若石内藏所以爲珠玉之房生詮

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堦聲雪洒牕聲煎茶聲作茶聲皆聲之至淸者而讀書伊吾聲爲最經鉏堂

五代之君恣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又

明日赤某人族而欲望社稷之久可乎故梁自高祖朱全忠於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為其子友珪所殺友貞復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亡國唐自莊宗李存勗於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邈佶烈擁兵向京師存勗遂為郭從謙所殺邈佶烈既立是為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既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立晉自高祖石敬塘於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為契丹所滅漢自高祖劉知遠於晉開運四年二月革命知遠次年正月丁丑逝世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

祖郭威於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爲世宗雖能於五六年間取秦隴淮右復三關然亦果於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於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爲梁爲唐爲晉爲漢爲周國命凡五革

陳洪進初與張漢思爲留後左右將從効死洪進推漢思爲留後而已爲副使漢思老且愞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爲此河主且人有千錢之祿者尚不可害況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

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衆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報今於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顥文顓文顯皆爲諸州刺史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樂善錄

養生

流水之聲可以養耳青禾綠草可以養目觀書繹理可以養心彈琴學字可以養指逍遙杖履可以養足靜坐調息可以養筋骸 條志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饑渴爲主病四百四病爲客病故須食爲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薛文清語錄

多喜則傷血多怒則傷脉多笑則傷臟多愁則傷心多念則志散多樂則氣濫多愛則迷亂多惡則憔悴多憂則志昏多思則神怠多事則勞形多言則耗氣孫眞人
別後經

久視傷心損血久坐傷脾損肉久卧傷肺損氣久行傷肝損筋久立傷腎損骨久聽傷精損神夷門廣牘

晩飡當肉緩步當車無罪當貴無災當福莫飲卯時酒

莫飡中時食避風如避箭避色如避賊 顏蠋論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窻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有少趣 지서

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心遣小奴挈瓔尊沽白酒嚼一梨花磁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嘯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 誠齋雜記

湯東谷語人曰學者居中等屋衣下等衣食上等食何者茅茨土階非今所宜瓦屋八九間僅藏圖書足矣故曰中等屋衣不必綾羅錦繡也夏葛冬布僅適寒暑足矣故曰下等衣至於飲食則當遠求名勝之物山珍海

錯名茶法酒物物備庶不為凡流俗士故曰上等食

揮麈談

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非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庭和順朋友契合無交謫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使有悠然自得之趣而畔援欣羡寂然一念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

自適無以自强八也覔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九也毋以病爲苦毋以死爲患常令胸次寛平襟期灑落十也白醉瑣言

一少言語養内氣二戒色慾養精氣三薄滋味養血氣四嚥津液養臓氣五莫嗔怒養神氣六美飲食養胃氣七少思慮養心氣老君言

彌陀實衆生之慈父是以纔稱寳號巳投種於蓮胎一發菩提卽標名於金地淺信不持大愚大錯堪嘆時逢末代多有邪見迷流貶淨業爲權乘嗤誦持爲麄行豈非躭溺火宅自甘永刧之沉淪乎蓮宗寳鑑

佛說世間人民得聞阿彌陀佛名號若慈心喜悅志意清淨毛髮聳然淚即出者皆是累世常行佛道非凡人也若不信佛語不信念佛不信往生皆從惡道中來餘殃未盡愚癡不解故爲汝等說此大法令見阿彌陀佛及其國土　正法難聞品

野狐尚聽百丈法螺螄猶護金剛經十千游魚聞佛號化爲天子五百蝙蝠聽法音總作聖賢蟒聞懺以生天龍聽法而悟道彼物尚能領悟況人可不回心念佛　金剛科儀

人生時種種事務無不掛懷一旦大限到來盡皆抛去雖我此身猶是棄物況身外乎靜言思之恍如一夢古

人有言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業者謂善業惡業此皆將得去者豈可以不爭土爲業乎有了明長老爲衆普說指此身而言曰此爲死物其内鱢鱢地者爲活物莫於死物上作活計宜於活物上作活計予深愛此語凡貪種種外物以奉其身者皆是死物上作活計也爭土訣

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逆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於是乎爵於朝戮於市播於大誥而疇於刑書人亂則天治之於是乎翼於無形呵於無聲錫奪其貨基

而延縮其壽夭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彝倫所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爲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爲治也幽而難明畧其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 夷堅志敘

郝大古曰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速人人筭自速勇猛剛強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養素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飽飫珍羞不如粗糲充腹羅綺盈箱不如布袍遮體說古談今不如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元守一 趨炎附勢不如貧窮自樂懷怨記讐不如洗心悔過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炁綿綿行之

得仙得意忘言自起太玄 清移妙論

陶弘景曰山川之美自古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備美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爲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語其奇者 序古名遊

越人王晃當天大雪赤脚上潛岳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當仙去

福生於清儉德生於卑退道生於安靜命生於和暢患生於多慾禍生於多貪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戒眼莫視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念莫入貪淫戒身莫隨惡

伴無益之言莫妄談不干己事莫妄爲默默默無限神仙從此得饒饒饒千災萬禍一齊消忍忍忍債主寃家從此隱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尊君王孝父母禮賢能奉有德別賢愚恕無識物順來而勿拒物既去而不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過而勿思聰明多暗昧筭計失便宜損人終有失倚勢禍相隨戒之在心守之在志爲不節而亡家因不廉而失位勸君自警於生平可嘆可警而可畏上臨之以天神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繼暗有鬼神相隨惟正可守心不可欺（洗心說）

某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

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睚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曰察院深密汝何人敢至此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待君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視座下果有白金千兩因語之曰我爲御史如何將此物行能爲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及至復命時有同年某主事丁憂在家因以保舉一官爲言曰謝禮五百金請公受二百金予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亦忘也予不得已乃受歸家數日辦三牲夜祭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則

日前某主事金是也悚然愧謝未嘗告人今年八十為君溲此以見定分有數耳鄧因語幕僚鄭彥充鄭詰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當為人掩况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戌年也 闇然録